

名家文学讲坛

周宪·主编

Doing Things with Texts:
Essays in Criticism and
Critical Theory

以文行事

艾布拉姆斯精选集

[美国] M.H. 艾布拉姆斯 著

赵毅衡 周劲松 等译

M.H.Abram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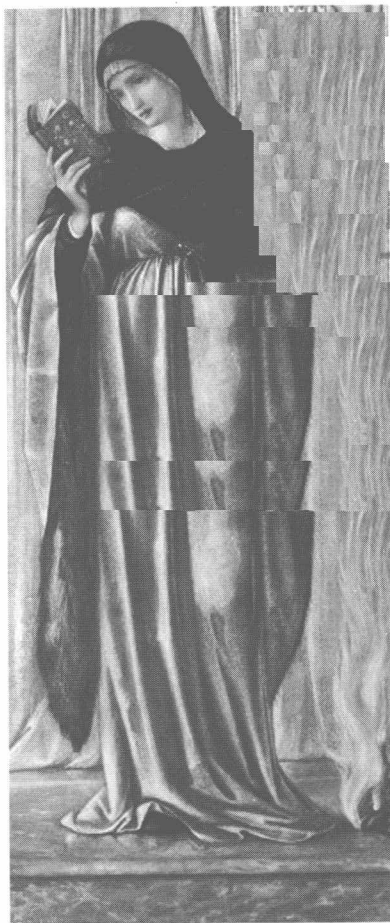
以文行事

艾布拉姆斯精选集

[美国] M.H. 艾布拉姆斯 著

赵毅衡 周劲松 等译

M.H.Abram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选集/(美)艾布拉姆斯(Abrams, M.H.)著;
(美)费希尔(Fischer, M.)编;赵毅衡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0.1
(名家文学讲坛/周宪主编)

书名原文: Doing Things with Texts: Essays in Criticism and Critical Theory
ISBN 978-7-5447-1106-7

I. 以… II. ①艾… ②费… ③赵… III. 艾布拉姆斯, M.H.-文学评论-文集 IV. 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4627号

Doing Things with Texts: Essays in Criticism and Critical Theory
by Meyer Howard Abrams
Copyright © 1989 by M.H. Abrams and Michael Fischer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W.Norton & Company,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279 号

书 名 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选集
作 者 [美国]M.H. 艾布拉姆斯
译 者 赵毅衡 周劲松 宗 争 李贤娟
责任编辑 陈 叶
原文出版 W.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199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插 页 1
字 数 338 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106-7
定 价 3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主编的话

周 宪

自有了人,就有了文学。自有了文学,就有了关于文学的言说。自有了这些言说,人类文明的家园便多了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瞥见了大千世界。

口传文化时代,人们口口相传谈论文学;印刷文化时代,人们记录下自己的文学感言,付梓出版;今天的电子媒介文化时代,尽管文学这一古老的形式面临严峻挑战,但文学的话语仍作为不可多得的生存智慧,不断激发人们对自然的爱,对社会的关切,对人自身的洞察。

基于这一判断,我们策划了“名家文学讲坛”书系。

在一个实用主义和实利关怀甚嚣尘上的时期,被冷落了文学涵养及其精神熏陶反倒变得异常重要了。此书系意在收罗国外知名思想家和学者的精彩篇什,展现文学思想的博大精深,由此开启一个通向人类精神家园的门径。此一讲坛吁请天下文学爱好者们齐聚那里,聆听各路方家坐而论道,发表有关文学的奇思妙想。

我想,此“讲坛”意义毋庸赘言。

作为主编,我诚邀各位读者带着自己的知识行囊上路,在绵延不绝的文字旅程中,去分享那妙不可言的文之悦!

2008年岁末于古城南京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人生

赵毅衡

艾布拉姆斯出生于1912年，今年是九十八岁的老人了。他很可能是文学理论界的第一寿星，或许他已经打破了纪录。当他庆祝百岁大寿时，我想这本书的中文版可以放在庆典上，让老人看到中国学界的祝福。而我们，当我们翻译此书时，而你们，当你们阅读此书时，绝对不会想到这是一位百岁老人的著作：艾布拉姆斯的思想如此睿智，如此机巧，旁征博引时信手牵来，幽人一默时妙语锋利，对批评史的人物言论如数家珍，这样的批评家，永葆青春，老字落不到他头上。

艾布拉姆斯在中国很有名，在全世界都很有名，主要是他1953年那本《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很少有一本理论著作隔了大半个世纪，依然被学界当做必读书：不是因为历史文献而必读，是因为解决问题而必读。学生喜欢其清晰，学者尊敬其深刻博学。此书已经有两个中译本。

艾布拉姆斯还写了好几本名作，1957年的《文学与相信》(*Literature and Belief*)，1960年的《英国浪漫派诗人》(*English Romantic Poets*)，1970年的奇书《天堂之奶：德昆西、克拉伯、弗朗西斯·汤普森和柯勒律治作品中的鸦片幻觉》(*The Milk of Paradise: The Effect of Opium Vision on the Works of De Quinsey, Crabbe, Francis Thompson, and Coleridge*)，1971年的名作《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命》(*Natural Supernaturalism: Traditional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1984年的《应和之风：英国浪漫主义论文集》(*The Correspondent Breeze: Essays on English Romanticism*)。他长期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成为该校的“英语文学1916级终身教授”(欧美的教授位置经常以捐款人命名)。美国

文学史界的元老地位，他的文字被认为是“批评权威的标准”，使他一再被聘为重要教科书《文学术语》、《诺顿英国文学选读》的编者与各版修订者。

从他的著作看来，他是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史专家。但他是正宗文学理论出身：1930年进入哈佛大学，后得奖学金到英国剑桥师从I. A. 瑞恰慈。瑞恰慈不仅是新批评的奠基人，一直到今天，符号学还在引述他关于意义的论辩。虽然新批评对英国浪漫主义态度最为严酷，他们欣赏的是玄学派，是古典主义，但是据李赋宁先生在《镜与灯》序言里说，是瑞恰慈引导这个纽约来的年轻人进入对浪漫主义的研究。这么看来，艾布拉姆斯是带着理论进入文学史研究的。

当今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每人心里都躲着一个理论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论，倒是理论家经常在实际批评操作中很笨拙。但是批评家一旦写理论，往往不够独到，不够深刻。艾布拉姆斯不同，他是理论出身，他的古典理论修养比大部分理论家都高出一筹。因此，当这位文学史家卷入“近年思潮”的论辩时，我们就不得不倾听。艾布拉姆斯与新批评派(The New Criticism)辩论，也算是与自己的老师辩论，与芝加哥学派辩论，是与韦恩·布斯等老朋友辩论。这可能是必须的，不然他就是个没有理论立场的人；艾布拉姆斯与他称为“新新批评”(Newer Criticism)的弗莱、惠尔赖特等人辩论，然后与他称作“新阅读”(Newreading)的解构主义学和读者反应批评辩论，与一时倾倒学界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辩论。这位理论界元老好辩？不是，他真切地对各种理论感兴趣，并且认为有必要弄清各派的来龙去脉，它们必然有真知灼见，它们或许有所忽略。

无独有偶，所有这些学派，几乎都有一个“新”字。学人有新一代，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学界每几年就有新潮，这却是当代才有的事。艾布拉姆斯与新潮辩论，却是充分尊重对方，承认对方的独特贡献，详细引述对方的观点，因此它的论辩完全可以读作对一系列新思潮的讲解。但是他继之以对这些学派的批评，他的批评言必有据，而且他的看家本领，是引述欧美文化的源头人文经典，指出在文学理论史上，甚至在希腊罗马古典时期，某些范式已经确立，所谓新潮理论，的确有新意，但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旧有模式上翻新，在理论史的背景上前行。

从本书收集的论文来看,艾布拉姆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他没有给自己的体系一个响亮名称,但是我们可以称作“人文主义”(Humanism)。人文主义在西文中有两个意思,一是“人文精神”,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艾布拉姆斯不断地强调人文价值,强调文学艺术“属于人、为了人、关于人”(by, for, and about human beings),而从新批评开始的西方各种新思潮,恰恰都以破除人性中心为己任,以文本语言为立论的出发点,人的主体性一直是各新潮学派想要拆解的对象。艾布拉姆斯雄辩地证明了不可能脱离“有关人的一切”来讨论文学艺术,没有人就没有文学艺术可言。

“人文”(The Humanities)的另一个意思是“古希腊拉丁文化研究”,这也正好是艾布拉姆斯立论之基础,我们可以看到本书的开场篇《文学理论的类型与取向》,提出“后世诗歌研究方法惊人地繁多,却不过是希腊、罗马原型基础上的展开”。这篇文章似乎与《镜与灯》的开场极端相似,实际上一直把扫描总结的幅度拉到后结构主义盛行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镜与灯》只谈到批评理论界尚处于相对平静状态的四十年代,那时欧美文化的后现代转型还远远没有开始,连新批评都尚未得势。因此,读过《镜与灯》的读者,都无妨读一下这篇文字,哪怕只是欣赏一下艾布拉姆斯这位大批评家驾驭几千年材料的惊人能力。

在西方文论的历史上,有过一个“新人文主义”,那是二十世纪初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白璧德提出的,他的理论出发点是反对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潮,而艾布拉姆斯的人文主义,却是不断回顾浪漫主义对欧美文化史,以及对批评理论史的贡献。我们可以说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是消极的、否定的,是对人性的极端不信任,而艾布拉姆斯的人文主义是积极的,是人性的高度发扬,是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极度关怀。白璧德不遗余力地攻击浪漫主义的精神领袖卢梭;新批评认为雪莱是英国文学中最糟糕的诗人,艾略特指责雪莱开创了“感觉性解体”的恶习;德里达挑出卢梭作品中前后矛盾之处(卢梭“想说的”与“不想说却说出的”),以此说明卢梭落入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固有矛盾的陷阱,而艾布拉姆斯认为任何思想家的写作都有前后不一之处,至多不过是人容易犯的错误(见本书《理解与解构》一文)。

应当说,对浪漫主义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的评价是一回事,对浪漫主义开始的人性精神的思想史评价是另一回事。白璧德反对的恰恰就

是思想史上的“普罗米修斯精神”，反对人在感情和价值上的主体立场，认为以人为中心必然导致多元论，而艾布拉姆斯在本书所有的篇章中再三强调的就是价值多元：任何一种偏执的立场，都忘了人的生活必然是多元的，多元论是解答所有令人困惑的问题之钥匙。

最后要说一下本书标题*Doing Things with Texts: Essays in Criticism and Critical Theory*，我们翻译成《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选集》。稍微熟悉当代思想史的读者，都知道“Doing Things with Texts”，是影射语言学家约翰·朗肖·奥斯汀1955年在哈佛大学的系列演讲，在他去世后，1962年集成《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一书出版，该书成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的奠基之作。

这个学派实际上是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一书中得到启发的。维特根斯坦主张“言也是行”(Words are also deeds)，言语是一种行动，词语是行动的结果。奥斯汀的贡献是用具体的言语行为分析，来补充维特根斯坦过于松散难以分析的“语言游戏”(Sprachspiel)理论。艾布拉姆斯显然赞同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因为这个理论与他关于文学“卷入人的世界”立场相符。在德里达与奥斯汀的争论中，艾布拉姆斯站在奥斯汀一边(见本书中《理解与解构》一文)。艾布拉姆斯也非常欣赏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他甚至在《艺术理论化何用》的结尾说，“这个游戏的名字就是人性”。

艾布拉姆斯此书第四部分标题就叫做“Doing Things with Texts”；其中有一篇，标题与奥斯汀书名的句式相似：“How to Do Things with Texts”，虽然该文完全没有提维特根斯坦或奥斯汀，这点倒是不难理解：标题用这样的措辞，就已经在呼应奥斯汀。既然艾布拉姆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他的书名之来源，而且这个书名的“典故”对于欧美读者来说再明显不过，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跟随中国语言学界对奥斯汀著作的翻译，把书名译为《以文行事》。补充说一句：奥斯汀的这本书至今没有中译文，因为太艰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只是英文原文的导读。但是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在中国影响很大，也许这能使艾布拉姆斯此书在中国获得更广大的读者：看这个理论如何在一位文学理论大师那里得到呼应。

编者前言

迈克尔·费希尔

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许多杰出的批评理论家都曾是浪漫主义诗歌的研究者。我不仅想起声称找到了布莱克诗学思想之匙的诺思罗普·弗莱,还有E.D.赫施、哈泽德·亚当斯、哈罗德·布鲁姆、杰弗里·哈特曼、保罗·德·曼、还有M.H.艾布拉姆斯(当然另外还有好多位)。在这里列出艾布拉姆斯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意外。他并没有专门写过关于自己独特的批评理论的书,在他最有名的著作《镜与灯》(1953)和《自然的超自然主义》(1971)中,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假设,他也说得非常少。但是,他却在许多极具影响力的论文和评论中表达了他的理论观点,本书首次收集了这些观点。

这些论文跨越三十年,涉及当代批评中许多最重要的进展,包括“新批评”的克林斯·布鲁克斯、约翰·克娄·兰塞姆和W. K. 威姆萨特;“新新批评”的诺思罗普·弗莱和菲利普·惠尔赖特;由J.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斯坦利·费许和雅克·德里达倡导的“新阅读”;以及杰罗姆·麦坎甘和玛乔丽·莱文森推行的新历史主义。此外,有一篇论文(《批评理论的类型与取向》)提供了一个对批评史——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德里达和保罗·德·曼——的非同寻常的回顾。有两篇论文(《艺术本身:现代美学的社会学》和《从艾迪生到康德:现代美学与范例艺术》),详细讨论了一个具有显著影响力的现代观点的出现过程(及其力量与限度),vii 该观点认为,任何一项我们现在称之为“美术”的作品,都是一个自主的对象(或者,以另外一种比喻表达:一个它自己的世界),脱离功用地,为自身而被观照的对象。

本书一部分文章,是对某些特定场合的回应:应邀写的书评(弗莱的

《批评的解剖》和惠尔赖特的《燃烧的喷泉》)；一些是受邀演讲，主题有文学阐释中的伦理、政治和宗教信仰，到“新阅读”中各种理论的意义；以及回应其他人对他著作的评论，比如韦恩·布斯对艾布拉姆斯多元主义表示赞同，以及莫尔斯·佩克汉姆对艾布拉姆斯赞扬浪漫主义的批判。

虽然本书中的论文讨论各种问题，承担不同任务，我们仍然可以列出几个反复出现的重点和论说：

1. 对隐喻的兴趣：根据文学理论的主要方向和主导隐喻对其进行分类。远在论述写作中注重形象化的语言成为流行趋势之前，艾布拉姆斯就(在《镜与灯》中)提出，“出现在批评中的隐喻相比于出现在诗歌中的，对我们同样重要”。隐喻并没有使批评失去严格性，相反，艾布拉姆斯认为，形象化的语言为理论家讨论文学提供了“结构性比喻”。在《镜与灯》中，他按照每个典型的“基本隐喻”对多种理论进行了分类，这个做法在本书第一篇《批评理论的类型与取向》一文中扩展并延伸到当代。
2. 对有用性的坚持：理论在批评实践中的有用性，事实上也就是不可或缺性。早在1972年(在《艺术理论化何用?》一文中)，在当代批评惯于在阐释策略中依赖事实之前，艾布拉姆斯就在强调批评论述的流动性，或者它的各种前提的复杂安排(通常是不明言的)，未加整理的规则，和价值丰富的假设，这些正是批评家所依赖的恰当“事实”。甚至对一项作品的基本的批评观察，也需要依赖诸多假设和范畴，这些假设和范畴基本上来源于对艺术进行理论思考的丰富历史。在艾布拉姆斯看来，批评家从各种可选理论中选择其一，也依赖于批评论述的流动性，使批评既不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也不具有严密的确定性，尽管弗莱及其他人号称如此。然而，任何好的批评仍然是理性并有证据的，有能力产生对文学作品极富价值的知识。批评论文优劣的标准，正是对处理文学与人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问题的能力。
3. 对“对抗模式批评”的不安(见《关于维特根斯坦与文学批评的一点说明》一文)。这个模式，常常是新批评的方式，这个模式构想出一个批评情景：一个孤立的人，面对一项单一的、自主的艺术作

品,要找出它本身既有的特点,而不涉及到任何“外在的”关系,比如感知者的兴趣,或作品自身的真理性、有用性、道德性。在艾布拉姆斯看来,关注好的批评家的论作,就可以发现他们带给批评过程一些特殊的假设、范畴和讲解模式。此外,文学作品不断呼吁,哪怕有时不太明显地呼吁,呼吁认知信念、道德情操和政治同情。“局部循环”(partial circularity)可以用来描写我们对待文学的方法:只有当读者早在他们开始阅读之前就与作者有某种共鸣,一部文学创作或翻译作品,才能取得成功(见《文化史中的理性和想象》一文)。

4. 一种准备:准备将文学和批评两者都放在其更宽广的文化背景中去。比如说,考虑到对于“艺术本身”(art-as-such)的批评兴趣突然出现并快速发展,艾布拉姆斯提请注意十八世纪一些重要的社会 ix 变化,特别是出现了各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社会机构,包括文学的商业化,公共音乐会、公共博物馆的开创。虽然一般认为这个说法是有关艺术本质的普遍真理,“艺术本身”理论被视为是基于社会功能对美术进行界定,这种社会功能虽然是新出现的,但已处处涌现;这种理论也考虑了从十八世纪至今的特定环境和需要。在探索“艺术本身”的社会起源时,艾布拉姆斯还考虑解构与其他新近理论的社会影响。据他说,对解构的评估,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化的成本计算”问题,即在同时考虑政治和伦理以及文学因素的情形下,衡量我们在“新阅读”中的所失和所得。
5. 一项主张:将文学作为一项人的产品的全面观点,文学面向作为人类的读者,并涉及人关注的各方面;由此出现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如果真的要准备好承担其任务,就不能只限于本身的形式或结构性因素。艾布拉姆斯在考虑从“艺术本身”和新批评到解构主义的许多理论时不断回到这一点。艾布拉姆斯赞赏文学作品的形式复杂性,但是他强调文学作品是属于人、为了人、关于人。

艾布拉姆斯著作中的这五个常数,不仅有助于他的理论的一致性,还显现出其原创性。如果当代文学理论家共享其中任何一项目标,都会渴望有所发展,挑战孤立文学作品的独立性,质疑假定客观读者的无偏

见性，从而超出于新批评形式主义之上。从本书收集的论文进行判断，我认为艾布拉姆斯是这种努力的先锋，甚至是一个超前于时代的批评家，应该受到高度重视。

我作出这个判断时，清楚地知道艾布拉姆斯有一条对自己的描述，
x 为此经常受到诋毁或赞扬——这个描述里有苏格拉底式的反讽——那就是，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和“老派读解者”(Oldreader)，信任继承下来的一些标准和常识，用来抵挡解构主义的虚无，对抗新历史主义的极端。其实他对于这些新潮观点的批判更为复杂，而且他认可这些理论的积极贡献。他体察在“新派读解者”们(Newreaders)的处理中，文学暴露出来的各种弱点。以他的观点，文学批评并不受鲜明的事实、完全确定的真理，以及不可质疑的权威准则的控制。相反，它是一种文化实践——维特根斯坦称之为生命形式——我们学会怎样发挥其复杂的、流动的，以及未编码的“共识规律”(consensual regularities)，或规范。当像德里达、费许、布鲁姆这样的“新派读解者”宣称一段文字有着与它一般所认为的完全不同的意思时，我们会缺少无可指责的准则的支持；“归根到底，我们只能诉诸于我们的语言学敏感，因为读者们也有同样的敏感”(摘自《如何以文行事》一文)。

然而对于艾布拉姆斯来说，这些共享的知识和技巧已经足以认定：我们可以宣称了解了作者的意图，不是德里达断然否定其可能性的确定性，而是一项“有担保的保证”(warranted assurance)。我们的保证(这些句子构成的文本表达了它们所表达的意思)是得到有能力的读者的同意担保的，这些读者进入了艾布拉姆斯所谓的“对话的你来我往的展开”之中与我们进行交流(摘自《关于维特根斯坦和文学批评的一点说明》一文)。艾布拉姆斯反对弗莱的原型批评的经验主义式僵硬、反对布鲁姆关于文学影响上的不可验证性、反对解构批评的结果预定，以及新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固定性，当他面对这些力量时，我觉得他是在鼓励每一种批评方法(包括他自己的方法)向其他观点的批判敞开胸怀。对于有关文学作品的批评评论，最好的做法，将是由“是的，但是”构成的谨慎的回应：是的，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是还有更多的要说。更多要说的事情的必然性，激发了艾布拉姆斯的多元论——他认为，只有不同
xi 观点的集中融合才能逼近(虽然永远也不会最终达到)构成人文主义真

理的深度视角。

当他面对诸如解构主义等类似理论时,艾布拉姆斯的多元论受到限制,因为解构主义看来破坏了他所赞同的意义的确定性以及批评式对话的可能性。当然,即便如此,他也试图采取与他所批评的作者同样的路子:总结对方的观点,大篇幅引用对方的话(艾布拉姆斯的方式就是让作者自己说话),在他认为值得赞扬之处加以赞扬。这些都不仅是“为了巨大优势先作小小让步”[套用布莱克对于约书亚·雷诺兹爵士《艺术七讲座》(*Discourses*)技巧的抱怨],这些都是艾布拉姆斯努力将自己讨论的每一种批评的强势与有限性全部显现出来的努力。

艾布拉姆斯鼓励我们像他理解别人一样去理解他。他对弗莱的均衡评价体现出来的方法,我一直将其描述为:既赞同又批评。质疑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所作的科学性声明之后,艾布拉姆斯称赞这本书是智慧和创造力的例证,而这正是弗莱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所在。这本书不能作为一门批评的科学(对艾布拉姆斯来说,批评的科学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它将在比批评科学更加重要的领域中获得成功。当然,正如艾布拉姆斯所言,对人文主义真理的追寻可能没有终点,但是正如本书中的敏锐评论,这种追寻正在进行之中。

本书后有一些注释。开头是每篇论文的原出版情况与各种细节,某些情况下是艾布拉姆斯回应的相应论文的主要内容摘要。每篇论文都是从原出版物转载而来,只是更正了一些印刷或其他错误,并在注释中修订了参考文献,使格式保持一致,以艾布拉姆斯新近用的格式(*The Correspondent Breeze: Essays on English Romanticism*, edited by Jack Stillinger, W.W. Norton, 1984)作为标准。

本书的作者和编者想要特别感谢伊利诺伊大学的杰克·斯林格教授,是他建议编出本书;也感谢康乃尔大学的罗伯特·卡尔金斯教授,他帮助找到本书外封套的图片;感谢康乃尔大学的戴安娜·菲利斯,她耐心的专业知识在编辑本书的文本中提供了帮助;感谢诺顿出版公司的约翰·贝内迪克特,他提供了建议,提供了始终如一的鼓励。本书的作者和编者还要感谢各篇的版权所有人,他们慷慨地许可本书收录这些论文。 xii

目 录

编者前言 (迈克尔·费希尔)	1
第一部分 批评理论的类型与应用	1
批评理论的类型与取向	3
艺术理论化何用?	26
关于维特根斯坦与文学批评的一点说明	63
相信与搁置不相信	76
第二部分 文化史与批评史	97
文化史中的理性与想象	99
艺术本身:现代美学的社会学	119
从艾迪生到康德:当代美学与范例艺术	141
第三部分 新批评与新新批评	173
《黎西达斯》的五种类型	175
《〈黎西达斯〉的五种类型》论余	197
实证主义与新新批评	202
诺思罗普·弗莱的《批评的解剖》	208
第四部分 以文行事:新阅读诸理论	219
解构的天使	221
行为主义与解构主义	237
如何以文行事	251
理解与解构	275
关于近年批评理论的对话	306

论对抒情诗的政治化阅读	330
索引	357
译后记	373

第一部分

批评理论的类型与应用

